

47

12571 / 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47

知者為之

相尋

相尋字為倫自九元人後三泉宋之九世孫也
父顯于至郎中妻少不貧雖其家如極
朗早後成名有人倫校不取去或出未聞
或得之孩時人方之許亦少與度志吉
月顯亦查其家日次倫校不取去或出未聞
也

列傳第四十四

女善七十四

唐宗文皇帝御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桓尋

子雲 雲弟 韶

石康 石民

石生

石縵 石縵子 長

石康 嗣子 孔

石民 嗣弟 謙

石生 必弟 中 謙弟 倫

石縵 徐丁

桓尋字茂倫諱因九亢人後五東榮之九世孫也
父顯干至郎中尋少孤貧雖篋粟處之晏如性通
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職監校才取士或出於無聞
或得之孩抱時入方之許郭少與庾亮吉交雅為
用顯所重顯嘗歎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
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固大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

將軍庾亮行遂道令尋辟丞和中兵屬累遷中屯部
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
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
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使
亮每欲彝覓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
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无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
中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
引參密謀及敦平功封萬寧縣男州揚尹温嶠上
言宣城阻帶山川頗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

相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
事心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因乎方今外務
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絕內外之任並非
所堪但以橫柏在此郡欲暫結名我補彝宣城內
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
戎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
擾可察甲以須乞舉彝高邑曰夫見無禮於其若
者若鷹頭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我無晏安乃遣
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蓋湖破之彝尋出石跪會
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敗遂長驅

逕以郡無堅城遂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釋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息又在致死馬能思泥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相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名丞相侯猶相侯之不負國也遂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卒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后至焉氣壯烈志節不將為晃

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威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温雲豁秘冲温别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均爵万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之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

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
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
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具子序嗣官至宣城內
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
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
拜時謝万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
藩騷動温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
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岳破之進號右將軍温
既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嶺枝對荆

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
益叛豁使其參軍栢璽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
憶等逐太守栢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
崇討破之又攻雋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
追至唐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
事温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符
堅寇蜀豁遣江夏相苴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
戰死瑗引軍退涇之堅只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
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沂流就路稟節度
豁遣督護栢璽与序等游軍沔漢為涼州声援俄

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丞郎王尋之詣谿詔謀
事謖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充州刺
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
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謖上疏固讓曰臣
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
時豈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
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及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
沖大之幸涓瀆無垂竿之逸用乃功齊蒼生道光
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
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功

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
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
歸陳舟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
華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符堅陷仇池謖以新異
太守吉把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成梁
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
委戍奔潰謖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
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
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夜者持節監護
喪事謖時與謖雖不及冲而其有器度但遇彊寇故

功世宗不建初豁胸符堅國中有人諺云誰謂爾堅石
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度石
秀石民石生石緩石康知名

石度小字鎮惡有才幹矯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
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
拔箭石度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度亦跳高
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濕入關冲為符
健所圍垂沒石度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
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國時有患瘡
疾者謂曰栢石之來以怖之病者多有愈其言見畏如

此初袁真以壽王拔石度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
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符堅將王堅子石橋
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
又寇淮南詔曰石度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
哭金化弗必况在餘哀豈得辭乎可授奮威將軍南
平太守信進冠軍將軍符堅荊州刺史梁成襄王
太守留震率眾入寇竟陵石度身步石民距之賊
聞激水屯管城石度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
破之進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
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二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

陽右度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
張崇納降二千功而還中卒石度以冠軍將軍監
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
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度求停麻陽許之
太元十二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閩震功進爵
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為荊州以振為揚武
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
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草容之浦中玄先令將
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

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
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北至
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
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
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
奉進璽綬以琅琊王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
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
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
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
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

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祚溪進屯紀南振聞楷
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
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
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宗之於
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
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涪城復襲江陵荆
州刺史司馬沐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
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
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
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異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
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為簡文帝
所重豁為荊州請為膺楊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
也尋代叔父冲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
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
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
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厲日止嘯詠而已謝
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其怪之他日安以語
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
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

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
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為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為參軍叔父冲上
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
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符堅荆州刺史梁成等
於竟陵明年又與隋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符堅將
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
冲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為人情所仰初
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

之尋而符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
山陵時堅雖欲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
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襲降之始置湖陝二
成獲關中揜邊夜以充太樂時符堅子不借號於
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洮斬丕
及其左僕射王季吏部尚書荀標等傳首京都而
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
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
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退
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右坊進左將軍卒無

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

長子元顯將伐拓玄石生馳志報玄玄

官

之及玄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

石綏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玄拜黃門郎左

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途中聚眾攻歷陽台為

梁州刺史傳散之所殺

石康備為玄所親愛玄為荊州以為振威將軍累

州刺史討庾反功對武陵三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

抑而不用久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

史司馬勲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

事假節勲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從中領軍孝武

帝初即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

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志陸始等罹罪者

甚眾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

疾篤祕與溫子熙齊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

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齊而後臨喪祕於

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為

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
之而頗有讓表以樓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數奇
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耻常侍位卑故
不應朝命與謝安亦及詩十首辭理可官其文多
引簡文帝之眇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
游擊將軍玄篡以為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
冠大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
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
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

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一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温
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
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
太守温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揚主等徙于尋
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
州督護北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益叛冲遣將討
獲之遽還新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叻貧母患
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
不欲為貴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
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廷看冲音是胃曰我買德

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且三州之六郡軍事
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
薨孝武詔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予三州軍事
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
及大殮沖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辛
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
大辟之罪皆自巳決沖既莅事上疏以為生殺之
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既代溫居任
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謝
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屬沖今逼寧康三年乃

解王州自求外出和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
苦諫鄰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
恨忠言嘉謀每思力於是改授都一徐兖社青
王五州之六郡軍事車奇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
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沖及謝安並加侍
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王尹王溫以后父之
重睨于安安意欲出劫為方伯乃復句沖徐州直
以車奇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
遷直姑初既而符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
豫州刺史相伊率眾自壽王淮南太守劉波汎舟

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臣賊自并東胡
類十免而蜀沒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
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
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
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逝高風行起臣
輕較良哉旬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
楚偏遠密爾寇讎方城跋水无天險之實而過備
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云城之武略然猥荷重任
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造南郡与征西將軍臣豁參
同謀猷賊若果驅去立平送死洒涕庶仰愆正願因

致人利一幸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主師有事
上秦則先帝盛業求降於聖世宣武遺志無限於
在昔如其攝悼皇威幽崗計屈則于兵伺豐更議
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時
垂听許詔荅曰醜類違天比年縱四良益不守河
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公略深長
思弄重複忠國之誠形于一言覽省未用以感以
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无道林之黑武窮兇虛用
其众滅亡之其勢何得义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正
輒均于羣后敬從交弄想与征西協參令圖加謀

遠歆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散而豁
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王州之一一成雍
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士領獲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
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万又以酒又
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州冲
既到江陵時符堅疆威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
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温以石
季玄死今略申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与特
遷勢无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

南輕戍江北南平壽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
可以資業軍人在是時築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
枕大江西接二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
不戰接會齊江路不云遠乘其疲惰撲前為易臣
司存簡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
軍劉波守江陵詔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於荊州
水旱飢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万斛以供
軍資頃年豐乃止堅遣其將符融寇樊鄧石越寇
魯陽姚長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
夏扣劉夔南中郎將宋序擊之而夔畏懦不進序

又為賊所擄冲去自咎責上疏送章即請解職不
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詔謀軍事冲平前將
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氏冠軍將軍石虔等
伐符堅拔堅筑王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
遣慕容垂屯當城符熙不越寇新野冲既憚
堅及又以疾交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仍衝要密
尔田庾兒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
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
亦一在之要今南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江州刺史
詔笑之時蒼始適兄邵喪將葬并辭不欲出於是衛

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冲聞之而怒上
疏以為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
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
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
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
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
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
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
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疆故移鎮上明謂江
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

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符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開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以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凡子玄及栢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令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社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

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天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却鑿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

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爲栢氏子姪之寇冲旣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齊應作版捨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

襄三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

中郎將謚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

中書令玄篡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大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勤用悽于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

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栢氏世在陝西謙父
冲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
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
節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交
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
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
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
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栢振作亂謙保護衆
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懷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
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

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
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沅東下興問謙
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是逼迫人
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
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
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
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
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
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擢遷

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
終向旬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
無忌距之脩次旬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
既旋軍而揚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
駭脩進銳曰殷拒之下專特王恭恭既破滅莫不
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
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
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
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
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

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揚佺期之言
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筭請收什
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疑之爲中護軍湏之玄破
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
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充二州
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爲
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者東海郟人也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
彝稱有人倫鑒識彝當去職至廣陵尋親旧还遇
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

訪之云是與縣彝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
因留數夕彝彝大賞之結交而與至都謂庾亮曰吾
為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迂吏部郎左將
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
信於名教首陽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
而夕死原軫免胃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
前志况交霜雪於抄歲晦風雨於將晨喑響或以
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袒茂倫抱中和之氣懷
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擢臨危

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
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
山澤冲遂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
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杆城之用裏無未六之謙
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為元極之資玄遂履霜
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擅臺之亂寧俞之忠無
救亦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慶豁
重世冲秀雙美國賴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
已為群歸之纂亂局足以云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

坦之子

湛之子

湛之子

湛之子

湛之子

湛之子

湛之子

湛之子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痴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

濟請言之。湛因剖折玄理，微妙有奇，越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

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問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如

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為
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
中郎豫迎大駕賜爵監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
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
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
如式瞻儀形調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入
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
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
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
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

拘承問其故答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
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
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
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
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
欲愁矣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
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
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
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
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如父

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三三坐莫不贊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頽辟又除

尚書吏部郎並不

征虜長史時庾翼鎮

武昌以累有妖怪

府欲移鎮避之述與

冰綫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筭邪將

是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公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

衆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

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

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擣力養銳而

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沂流數千供繼軍

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

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

樂鄉遠在西郵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關關之心
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
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遠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
失昔秦息忘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厭弧之
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
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
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
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
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

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
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
清肅終日無事每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
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
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
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
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異幽平四州太中
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
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
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

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甚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相，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其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為州司所撿，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

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草於昔，始為當時所歎，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賾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軍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

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波
淩之事情自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
臣忝端古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
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未無復瞻華慳之期乞奉先
誠歸老丘園不誣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
初栢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
之述曰温欲以馬瑟耳感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
無所至事果不行又義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
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
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竟無以奪之追

贈侍中驃騎

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

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

弱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

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

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

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

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

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栢温長史尋

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龍衣父爵時卒士韓悵

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

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
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証宜附罪疑從輕之例
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鍾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
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發莊論曰
苟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
蕩而不法何晏云彌帶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
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
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
心孔父非不體遠以躡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
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

足者寡故曰懸於義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
之情三黜之智磨湏之甘落毛之愛拈搗之生負
石之死格諸中稟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
禠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
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
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
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
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

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
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
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
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譎詭其義恢誕君子
由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以為弊薄之之資
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
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邶鄆圍莊生作而
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
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發德之譽俗有蹈美之
愆驟語賞罰六可以造次三妄稱無為不可與適亦

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脩渾
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
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
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
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
我萬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
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
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揚尹
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
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
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
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
幼年纂承天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
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
惟陛下誕育秀之姿稟生知之量里春秋尚富涉道
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躬過於
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使

當自同孝宗木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止琅邪
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道等
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
踈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
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令僕射臣安中軍臣
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繼繼並
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
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時二則周之曰
夔漢之霍光顧宗之於王道沖雖在外路不云遠
享容信家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

聽雖聰不啓不廣羣請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
侍三詢本謹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
是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
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克舜之風可不
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
安愛好声律菁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均之
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
僕所求者声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
耳若絮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
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為

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曰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
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
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躰雖豈可易處各順其方
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
躰議淹冗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
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
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
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
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
与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天天道以無私成名

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
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
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躡於自然故理泰而
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特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
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燮敗軍後入而全
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
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之惡其
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
矯伐而不在於期當隱迹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
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

伐而並進由親遠言生於不足未六不知之有餘良
藥效於瘳疾未若無人易矣坤道賁然示
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
大通之道公担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
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
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
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
顯若尋其未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
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

晉書卷四十五 謝安傳
十一
摘句一 申而釋之皆不厭服又孔嚴著通義論
坦之與書贊美之其言公懷既標明賢勝皆此類
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
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
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
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相
沖書言不及私惟愛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
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緯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
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實悅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龍衣父爵愉稍
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
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
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
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
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為
丹楊尹及相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頭俄而玄
等走復為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
堪相玄揚佗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
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

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相氏壻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

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特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醜

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祭所彈。詔以國寶
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躰並坐免
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作清暑殿。帝
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
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
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
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
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
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
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

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感之。倚爲心腹。
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叅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
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
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
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
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
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
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
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
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

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
城守昔相公園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
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元懼遂上疏解職詣
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
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
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
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
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
興初相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

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
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
便去甯讓忱曰張玄是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
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鄉風流雋望真
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
玄玄束帶造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
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
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
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相玄時
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奔桀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

每裁抑之。玄嘗詣沈，通人未出，乘輦直進，沈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沈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沈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无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沈，乘醉弔之。婦父慟哭，沈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愉為殷相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

事貶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栢，玄之為太尉，綏以栢氏甥，甚見寵待，為大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一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謚、栢胤、齊名，為後進之秀。謚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潛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揚駿腹。

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
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
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
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
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
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
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
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
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
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

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
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同韻戴若思嶠
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
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黜
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
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
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
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
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
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

晉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推此書後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及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子蕤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咸之玄孫也父顧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曾祖顓見而竒之以為必興顧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邵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姓純粹是賢凡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龍衣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

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
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
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
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
闋族交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
軍假節襄城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
入洛脩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
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為賊社曾
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
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

三千入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
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曾
從兄偽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
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朝儀從弟熹早亡二息
序歿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
公荀顓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
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
脩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
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
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

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
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廼學則闕朝廷之秀
仕朝則廢儒學之後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
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
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訓
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
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
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
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
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

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
劉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孝士如林
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
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
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
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声
教孝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等
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
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摺紳詠於千載
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

晉書卷五十五 禮志第五 十一
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
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
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二人鄭儀禮
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
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
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特禁
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
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
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

經意信多奇偉孝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
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
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
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
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
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
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
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
一人以博其孝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

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傳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為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大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訓之朝

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為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

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德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疑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為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憚扶持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二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本望此一時愚智所

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子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夙望雅為簡文帝所重時相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脩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旨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国刘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為參軍穆帝又以為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史曰苟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

遷建威將軍吳国内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龍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千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相文之卒浩乃止及慕容雋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雋聞將王騰趙盤寇琅邪剽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

騰盤迸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
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刘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
戴遂蕭鎡二千入守太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
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
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
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其得衆心以疾篤
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諫不拜升平二
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
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寤

江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昱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
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
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二喪母居喪
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孝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
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新寫書寫畢誦讀亦遍
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
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
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及
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負暴縱橫滅亡
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

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
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為使亮平西參軍從討
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却鑿掾除宛陵令復參亮
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
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
侍郎時使翼將悉郢漢之衆以爭中原軍次安陸
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令至
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
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涘乾涸比當魚貫而行排推
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

至之後相宜當出宣往實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
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
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
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
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
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兵
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
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
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
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

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冀宏
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豐會一事便齊然國家之
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
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令聖聽乞密出臣
表與車騎呂冰等詳共集議尋以驃騎將軍何充
輔政請爲長史相溫代翼爲荊州侯以汪爲安西
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汪爵武興縣侯而
溫頓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曰請還京求爲
束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
之召入頓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

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北
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
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昇居吳郡從容講肆
不言枉直後至始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頤朝
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
作太常和汪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
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
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益
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窋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
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
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
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
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訥爭奪兆於
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
微振千載之頑網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
門濠梁之宗匹嘗聞夫子之論以一過桀紂何
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合德侔二儀
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製而統天成務曠

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
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
然改轍沫泗之風緬焉將墜令仁義幽淪儒雅
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復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
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
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
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
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書螭魅
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耳之亂樂利口之傾邦
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

之譽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温
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
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
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
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
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
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
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
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
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囚彼踈隔求補豫章太

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知甯不信
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
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
嶮而不憂棄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
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
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
停至有殘刑剪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
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
憂積新不足以爲喻臣又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
今當求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

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審又陳時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莫
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
許其挾註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
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
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問伍之法難者
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
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
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天地
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

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衰良史且今普天
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率
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
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
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
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宰惟以餽貧
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史牽置
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
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

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
遷 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
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
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
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
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
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
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
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
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

不贍非力不足以厚 身非 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
有由而用之無節捕 酒未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
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數筭盛狗馬之飾營眾
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
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則
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
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
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
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札十九為長殤以其
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

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享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孳生課讀五經又起孳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疑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八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

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額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孳事久不判會赦免

初甯嘗患日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

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過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

朕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計宗等有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頰笑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

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其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啟字榮期雖經季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為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刘惔

刘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

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媿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音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篳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道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表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有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

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楊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率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注商賈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却愔布槍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和羲之曰小人耳何比却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栢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

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竒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常薦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為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何翁詎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為鄉閭所稱。率孝，黨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率者共笑之。既至，惔

麴之下坐神意不接愆欲自發而無端會于濠就愆
清言有所不通愆於未坐判之旨旨深遠足暢彼
我之懷一坐皆驚愆延之上坐清言亦日留宿至
日遣之愆既還船須臾愆遣傳教充張孝廉船便
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愆
勃窣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
為窶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
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襦揮伯曰不復須母問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下亦當
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
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瘦
齷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
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
還吾皆百之矣卒秀才徵佐著作即並不就簡文
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
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中陳郡周總為謝
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
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

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夫空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雜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為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已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

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身之與形声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射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矜而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

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
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
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
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
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躬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
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
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文皆所以
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
元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

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
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楊尹吏
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
廷改授大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璿
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
王佐叶宣丘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
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
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推
崇勲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

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
貞騰諷瘦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
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
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宝檢
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干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
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
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榻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
治寶充物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
生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列範

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
於已紊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而言
俱為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
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颯冲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
道雖屈高風不墜猗欤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
士林場則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部其
身荀范令望金声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
同華葳蕤青史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